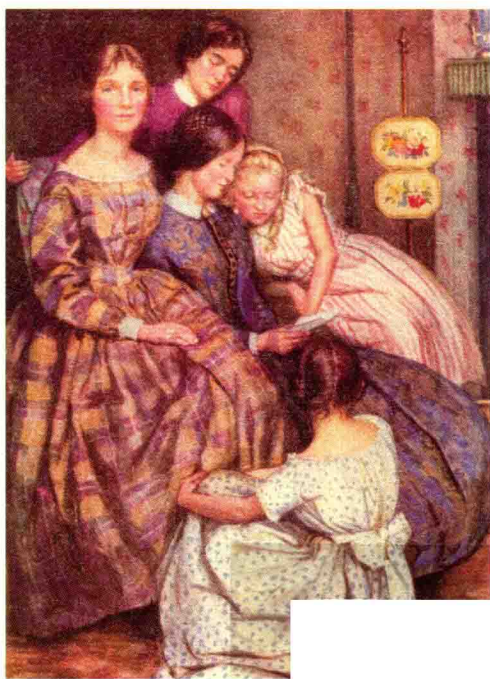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名著新译书系

小妇人



Handwritten text in Italian:
Non monta, che morir sanno per
Son de' bravi esser pur! Quando
A men tristi videria rimorire.
Sotto una insegna uole tutti i
ta f

Little Wo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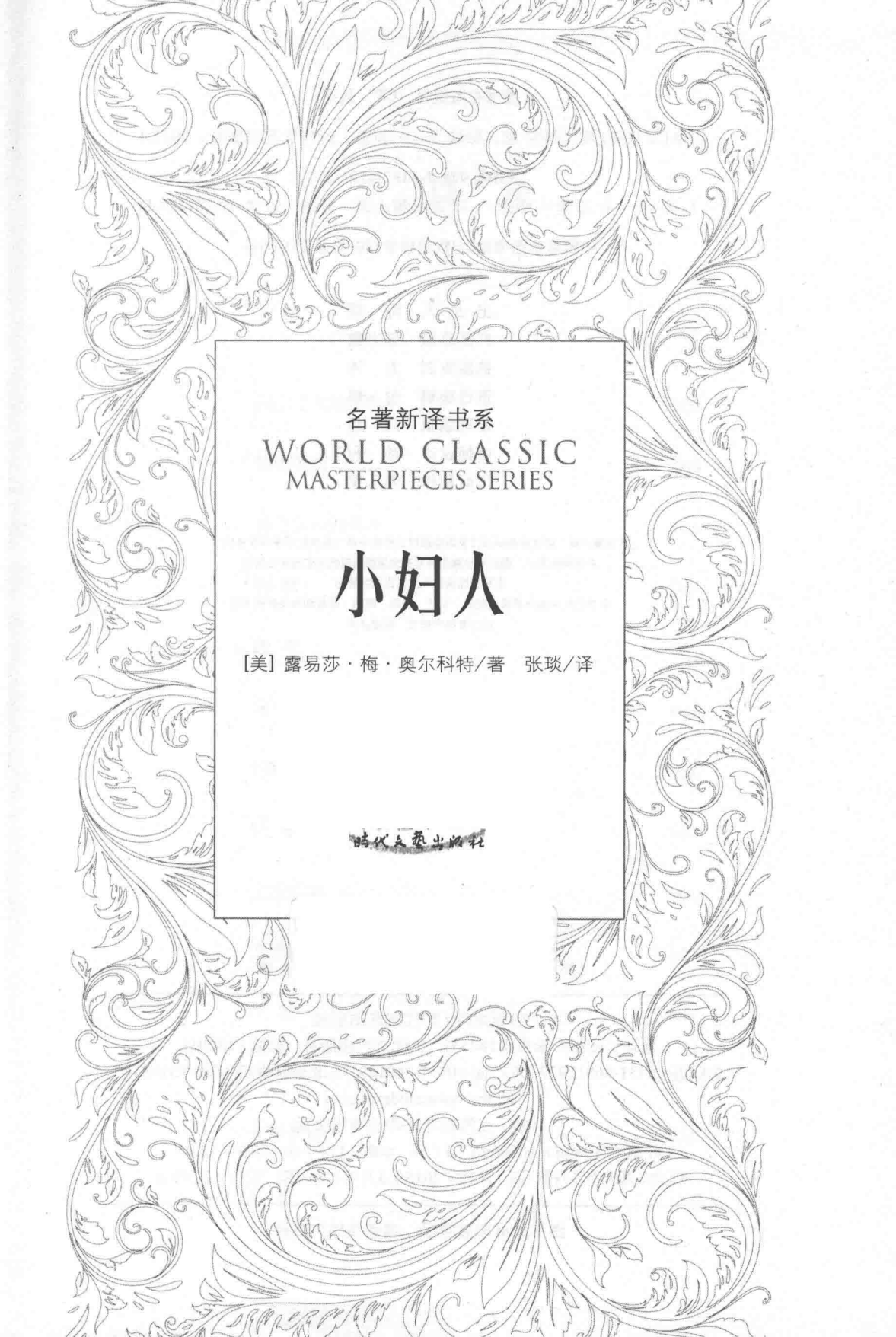
[美]

露易莎·梅·

奥尔科特 著

张琰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名著新译书系
WORLD CLASSIC
MASTERPIECES SERIES

小妇人

[美] 露易莎·梅·奥尔科特/著 张琰/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妇人 / (美) 奥尔科特 著; 张琰 译.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87-4103-2

I. ①小… II. ①奥…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028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付娜

助理编辑 刘婷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小妇人

[美] 露易莎·梅·奥尔科特 著 张琰 译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74千字 印张 / 12.25

版次 /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演出《天路历程》	001
快乐圣诞	009
劳伦斯家的男孩	015
包袱	025
睦 邻	032
美丽宫殿	044
饱尝羞辱	051
报 复	057
上流社会	066
文艺姐妹	079
试 验	084
劳伦斯营地	094
美丽梦想	106
秘 密	116

电 报	124
书 信	132
忠诚的小人儿	138
黯淡的日子	144
艾米的遗嘱	152
情 愫	160
恶作剧	166
坦 途	176
无心的撮合	181

演出《天路历程》

“没有礼物，圣诞节就不是圣诞节了。”躺在地毯上的乔嘟囔着。

“当个穷人好惨喔！”梅格叹了口气，低头看着自己的一身旧衣。

“有些女孩有好多漂亮东西，有些女孩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很不公平。”艾米加上一句，一边伤心地吸吸鼻子。

“我们有爸爸妈妈和姐妹们呀。”待在角落的贝丝心满意足地说。

炉火照亮的四张年轻面孔因这句使人振奋的话而开朗了，但是当乔哀伤地说了下面这句话以后，又暗淡了下来——

“可是爸爸现在不在，而且我们会有很长时间看不到他。”她说。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在远处作战的父亲。

一时间没有人开口，梅格语气一改：“你们知道，妈妈提议今年圣诞节没有礼物的，原因是这个冬天大家都不会好过，她认为当男人在军队里受苦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钱花在娱乐上。我们能做的不多，不过我们也可以做一点小小的牺牲，并且开开心心地去做。只是我想我并不开心。”梅格难过地想到她想要的那些漂亮东西，摇了摇头。

“可是我想我们钱花得少也不会有什么用处。我们每个人只有一块钱，就算捐出去，对军队也没有多大帮助。我赞成不要妈妈或是你们送礼物，可是我真的很想买《水精灵和辛特拉姆》，我想了好久了。”爱看书的乔说。

“我打算用我的钱去买些新乐谱。”贝丝轻轻叹了口气。“我要买一

盒费勃牌的画图铅笔，我真的很需要。”艾米语气坚定地说。

“妈妈没有提到我们的钱，她也不希望我们把所有事情都放弃。我们各买各的，快活一下嘛。我相信我们都是辛辛苦苦赚来这些钱的。”乔一边说一边用男人家的态度检查她的鞋跟。

“可不是嘛——教那些累死人的小孩子几乎一整天，其实我多想待在家里快活啊。”梅格又用抱怨的口气说。

“你的辛苦还比不上我的一半呢。”乔说，“你喜欢跟一个神经兮兮、爱挑毛病的老太婆关在一起好几个钟头吗？这个老太婆老让你烦得恨不得从窗子逃出去或是放声大喊！”

“我知道不应该心烦的，不过洗碗碟和清理房子是世界上最糟的工作，这让我心里很窝火，我的手也会变得好僵硬，根本练不好琴。”贝丝叹了一口气。

“我相信你们谁都没有我受的苦多，”艾米大叫，“因为你们用不着和那些没有礼貌的女孩同班上课，你听不懂课她们就会一直烦你，还会笑你的衣服。你的鼻子长得不好看，她们就侮辱你。”

“你不希望我们像小时候那样有钱吗，乔？唉，如果没有烦恼，我们会多么快活呀！”还记得往日好时光的梅格说。

“你前几天才说你认为我们要比金家的孩子快乐得多，因为他们虽然有钱，却总是吵闹不停。”

“我是说过，贝丝。我认为我们快乐得多，虽然我们必须工作，我们也能自寻快活，就像乔说的，我们是快活帮呢。”

“乔就会说这种话。”艾米说，并用责备的目光望了躺在地毯上的修长身躯一眼。乔立刻笑了起来，双手插在口袋里，开始吹起口哨。

“别吹，乔，太男孩子气了。”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吹。”

“我讨厌粗线条、一点女孩样都没有的女孩！”

“我讨厌装模作样、故作优雅的小孩子。”

“‘小小窝里的鸟儿也同意’”，贝丝这个和事佬扮着鬼脸唱了起

来，两个尖锐的声音软化成笑声，于是这个“互挑毛病”的风波暂时平息了。

“真是的，两位，你们两个都有错，”梅格摆出大姐的派头，开始教训她们，“你年纪已经大到可以丢开那些男孩子的把戏，表现得优雅一些了，乔。你现在长那么高，又把头发都梳上去了，你就应该记住你是个年轻淑女。”

“我才不是呢！如果把头发梳上去就会让人变成年轻淑女，那我要梳两个马尾梳到二十岁！”乔大叫，“我讨厌长大变成马奇小姐，穿长裙、一本正经的模样。我不是男孩子已经够失望了，现在又更糟糕，因为我好想跟爸爸一起去打仗，却只能待在家里打毛线，像个要死不活的老太婆！”乔甩动蓝色的陆军袜，抖得毛线针像响板一样喀啦喀啦，毛线团也滚到地板上去了。

“可怜的乔！真是太惨了，但是也没办法，你只能把名字改得像男孩，假装是我们的兄弟，这样也可以找点安慰。”贝丝说，她用一只再怎么洗碗、打扫也不会变粗的手揉着膝头。

“而你呢，艾米，”梅格接着说，“你太讲究又太正经了。你那种做作的模样很可笑，如果你不留意，长大以后就会是个装腔作势的小傻瓜。我喜欢你自自然然的、有礼貌和文雅的说话方式，只是你那些荒谬的用词和乔的俚语一样糟。”

“如果乔是个男人婆，艾米是个小傻瓜，那我是什么呢？”准备一起聆听训示的贝丝问道。

“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可爱呢。”梅格柔声地说。没有人有异议，因为“小老鼠”是全家人都喜爱的。

年轻读者都希望知道“她们长得怎么样”，我们就在这时候将这四姐妹大致描绘一下吧。

四姐妹的老大是玛格丽特，十六岁，体态丰腴，相貌秀丽，大大的眼睛，一头浓密而柔软的棕发，嘴型甜美，还有一双她颇为得意的白皙的手。十五岁的乔个儿高，很瘦，棕色的皮肤，让人想到一匹小马，因为她

似乎永远也不知道该怎么摆放那碍事的长手长脚。她有一张线条刚毅的嘴、一个俏皮的鼻子。她那双锐利的灰色眼睛似乎能看穿一切，有时候严厉，有时候滑稽，有时候是若有所思的。她那头浓密的长发是她的外貌优点之一，但是她通常都将它塞进发网，以免碍手碍脚。乔有个圆肩膀，大手大脚，穿的衣服总是很宽松，整个人有种对于很快要成为女人这件事并不喜欢的那种不自在神情。伊丽莎白——每个人都叫她贝丝——是个肤色红润、头发光滑、双眸明亮的十三岁女孩，举止羞涩、声音胆怯，神情总是安详平静，很少受到干扰。她父亲叫她“小安”，这个小名再适合不过了，因为她似乎生活在自己的快乐世界中，只有在和她信任而且挚爱的人相见时才肯走出来。艾米虽然是老么，却是最重要的人物——至少在她自己看来。她的皮肤白皙，有一双蓝色眼睛，一头黄色鬃发垂在肩头，细细瘦瘦，向来是注意自己举止的少女模样。

钟敲了六下，贝丝先已扫过壁炉，这时她把一双便鞋放到上面去烘干。看到这双旧鞋，女孩们心情明朗起来，因为妈妈就要回来了，每个人都开心地要迎接她。

“这双鞋都穿破了，妈妈应该要有双新鞋才行。”

“我想用我那一块钱给她买一双。”贝丝说。

“不行，我要买！”艾米叫道。

“我是老大——”梅格才开口，乔就用坚定的语气说：

“爸爸不在家，如今我是家里的男人了，我来买鞋，爸爸要我在他出门的时候特别照顾妈妈。”

“我告诉你们我们该怎么办，”贝丝说，“我们不要给自己什么礼物了，每个人送妈妈一份圣诞礼物。”

“真不愧是你！我们要送什么呢？”乔惊叹道。

每个人都冷静地想了一会儿。或许是看到自己那双漂亮的手而得到了暗示吧，梅格宣布：“我要送她一副好手套。”

“陆军鞋，这是最好穿的。”乔大叫。

“有缝边的手帕。”贝丝说。

“我要买一小瓶香水，她喜欢，又不会花很多钱，这样我就可以余下一些钱买铅笔了。”艾米说。

“我们要怎么送出这些东西呢？”梅格问。

“把它们放在桌上，请她进来，要她拆礼物。你们不记得从前我们过生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了吗？”乔回答。

“让妈妈以为我们是在互送礼物，然后给她一个惊喜。我们明天下午必须去买东西，梅格。”乔说。

门口传来一个快活的声音，于是她们全都转过身去迎接一位高尚的慈祥女士。她的衣着并不是很考究，但是看起来十分高贵。四姐妹都认为在一身灰斗篷和过时软帽下的母亲，是世界上最棒的母亲。

“乖女儿们，今天你们过得怎么样？今天事情太多了，要把那些箱子准备好明天运走，所以我没有回家吃午餐。有没有人来家里呀，贝丝？你的感冒怎么样了，梅格？乔呀，你看起来累得要死呢。过来亲亲我，小宝贝。”

马奇太太一边慈爱地询问，一边把湿衣服脱下，穿上暖和的便鞋，在安乐椅上坐下，把艾米抱到大腿上，准备享受她忙碌的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四姐妹来回奔忙，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想使母亲舒服自在。

她们围在茶几旁，马奇太太特别开心地说：“晚饭后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灿烂的笑容像阳光般绽放在每个人脸上。贝丝不顾手上拿着的饼干就拍起手来，乔把餐巾往上一抛，大叫：“信！信！我们替爸爸欢呼三声！”

“是的，是一封很棒的长信。爸爸很好，他认为他可以熬过寒冷的季节，不需要我们担忧。他给我们各种圣诞节的祝福，还特别写了些话给你们。”马奇太太说，她拍拍口袋，仿佛那里有份宝藏。

她们全都靠近炉火，妈妈坐在大椅子上，贝丝坐在她脚边，梅格和艾米坐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上，乔靠在椅背后。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几乎没有一封信不感人，尤其是做父亲的写回家的信。

“代我给她们我全部的爱和亲吻。告诉她们我日日思念她们、夜夜为



她们都坐在壁炉边，妈妈坐在椅子上，贝丝坐在她脚边，梅格和艾米坐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上，乔倚靠在椅背上。

她们祈祷，我无时无刻不在她们的深情中找到最大的安慰。要见到她们还要一年的时间，似乎太久了，但请提醒她们：我们要一边等待一边工作，不要让这些艰苦的日子虚掷。我知道她们会牢记我说过的话，做好孩子，也会尽责地做分内的事，勇敢地生活、战斗。等我回到她们身边的时候，我这些小妇人一定变得更可爱、更令我骄傲。”

听到这里，每个人都吸着鼻子。

这时马奇太太用快活的语气说：“还记得你们小时候都会演《天路历程》吗？”

“那是多么有趣的事呀！尤其是经过那些狮子群和恶魔作战，还有通过有妖魔的山岩！”乔说道。

“我喜欢包袱掉下来，滚到楼下去的那段。”梅格说。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们走到屋子的天台上，也就是放着我们的花、矮树和好东西的地方，然后全体站在那儿，为阳光中的喜乐唱歌的那段。”贝丝微笑着说。

“我不大记得了，只记得我很害怕那个地窖和阴暗的入口，还有我总是喜欢在屋顶上吃蛋糕喝牛奶。要不是我年龄太大，不适合做这种事，我倒真想再演一次呢。”艾米说，她已经口口声声说要在“成熟”的十二岁时抛开幼稚的玩意儿了。

“做这件事我们永远也不嫌年龄大的，亲爱的，因为这是一出我们始终在用不同方式演出的戏。我们的包袱在这里，我们的路在前面，而那善良和快乐的渴望，就是带领我们走过许多困难和错误，走向平静的向导，而平静才是真正的‘天国’。好啦，我的小小朝圣者们，你们不妨开始吧，不是玩笑式的，而是真心真意的，我们看看在爸爸回家以前你们能走多远。”

“真的吗，妈妈？那我们的包袱在哪里？”艾米问，她是个一板一眼的小女孩。

“你们每个人都说说看此时此刻你们的包袱是什么，贝丝除外，我猜她没有什么包袱。”母亲说。

“我有的。我的包袱是碗盘和抹布，以及嫉妒家里有好钢琴的女孩，

还有怕生。”

贝丝的包袱太可笑了，每个人都想笑，但是没有人笑出来，因为那会大大伤她心的。

“我们就照做吧！”梅格沉思着说，“这就是行善，不过换个名字去做罢了，而且这个故事还能够启发我们哩，因为虽然我们有心行善，但做起来不容易，我们又常会忘记，而没有尽力去做。”

“我们今天晚上是在‘沮丧的深渊’里，妈妈过来把我们救出去，就像书里面那个‘救援’。我们应该有路线图的，就像基督徒一样。这一点我们要怎么办？”乔发问了，这种枯燥工作，如果可以因为想象而增加一些浪漫，她可是很开心的。

“圣诞节早晨到你们的枕头底下找，会找到你们的路线指南。”马奇太太回答道。

在汉娜清理桌子的时候，她们就讨论着这个新计划，而后她们拿出四个女红篮，为马奇婶婆缝被单，缝衣针飞快地上上下下，这缝纫的工作十分无趣，但是今天晚上没有人抱怨。九点钟，她们停下活儿，像平常一样在睡前先唱唱歌。只有贝丝能用这架很旧的钢琴为她们唱出的简单歌曲弹出动人的伴奏，梅格的歌喉像笛音般清亮，这个小小合唱团就由她和母亲担任主唱，艾米叽叽喳喳地唱，乔是随着自己的意思让歌声在空气中飘荡。她们从小时候就这么做了，从此这也成为家里的传统。

快乐圣诞

圣诞节灰蒙蒙的清晨，乔第一个起来。壁炉上没有挂袜子，一时间她觉得和好久以前她的小袜子因为塞满了糖果而掉到地上时同样失望。然后她想起母亲的承诺，就把手往枕头下面摸，摸出一本深红色封皮的小书。这本书她很熟悉，因为这是描述最美好生命的经典故事，乔认为这是任何一个要长途跋涉的朝圣者真正的指南。她用一句“圣诞快乐”把梅格叫醒，要她去看看她的枕头底下有什么。那是一本绿皮书，里面也有相同的图，还有母亲写的几句话，这使得她们的礼物在各自眼中都变得更为珍贵了。没多久，贝丝和艾米也都醒来，并且在枕头下翻出她们的小书——一本是灰色的皮，另一本是蓝皮。于是四个人就在东方天空泛起红霞之时坐在那里谈着这些书。

“妹妹们，”梅格一本正经地说着，她把目光从身旁那个一头乱发的脑袋转向房间另一头两个戴着睡帽的小脑袋，“妈妈要我们读这些书，要去爱它们、记住它们。我们必须立刻开始。你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可要把我的书放在这个桌上，每天早上起床后就看一点，我知道它对我有好处，可以帮助我度过一天。”

于是她翻开她的新书，开始看起来。

之后房里非常安静，只有书页轻轻翻动，冬天的阳光悄悄进到屋里，带来了圣诞节的问候。

“妈妈在哪儿？”半小时之后，梅格和乔跑下楼要谢谢母亲的礼物，

梅格问道。

“天知道去了哪里。有个可怜人过来讨饭，你妈妈就立刻去看他们还需要什么。从没见过这么会把吃的、喝的、穿的、柴火送人的女人。”汉娜说。汉娜从梅格出生以后就和这家人一起生活了，全家人都不把她当仆人，而是看成朋友。

“她很快就会回来的，我想。煎你的饼吧，把一切都准备妥当。”梅格说，一边检视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礼物，篮子放在沙发底下，准备在适当的时间拿出来。“咦？艾米那瓶香水呢？”她没有看到那个小瓶子，又问了一句。

“她一分钟前才把它拿出来，后来又拿走了，要在上头绑缎带或是那一类的东西。”乔回答道。

“我的手帕看起来多好呀，不是吗？汉娜替我洗好、烫过。上头的字全是我绣的呢。”贝丝说道，得意地看着她费好大劲儿绣出来但有些不平的字母。

“天哪！她在上头绣‘妈妈’！”乔拿起一条手帕说。

“这不对吗？我还以为这样比较好，而我不希望妈妈以外的人用这些手帕。”贝丝看起来有些不安地说。

“亲爱的，这是个很好的想法。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梅格说，她对乔皱起眉头，又给贝丝一个微笑。

“妈妈来了。快把篮子藏起来！”门砰的一声关上，门厅里传来脚步声，乔立刻大叫。

艾米急匆匆走了进来，看到姐姐们全在等她，露出害羞的神情。

“你到哪里了？你后面藏着的是什么？”梅格问道，从她的兜帽和斗篷来看，这个懒惰的艾米一大早就出门了，梅格感到很惊讶。

“别笑我，乔！我本来想等时间到了才让大家知道的。我只想把小瓶换成大瓶，而我用光所有的钱换到了，我真的不要再做个自私的人了。”

艾米一边说一边把用便宜瓶子换的漂亮大瓶子拿给众人看，她对于自己的努力，态度这么诚恳，这么谦卑，使得梅格当场就搂住她，宣布说

她是个“善人”，贝丝呢，就跑到旁边，摘下最娇美的玫瑰花，装点这个气派的瓶子。

临街的大门上又响起一声敲门声，篮子立刻被塞回沙发下面，女孩们也围到桌边，急着要吃早餐了。

“圣诞快乐，妈妈！谢谢你送我们的书，我们已经看了一些，而且以后每天都要看呢。”她们齐声喊道。

“圣诞快乐，女儿们！我很高兴你们立刻就开始了，希望你们能继续保持下去。但在我们坐下来之前，我要说一件事。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个可怜女人和新生的小婴儿躺在床上。六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取暖，因为他们家没有生火，也没有食物。他们家最大的男孩告诉我说他们又饿又冷。孩子们，你们愿不愿意把你们的早餐给他们，当成圣诞礼物？”

她们已经等了几乎一个钟头，早就饿得很了，一时间没有人开口，但也只有一下子，因为乔激动地喊道：

“我真高兴你在我们开始吃以前回来！”

“我可不可以帮忙把东西拿去给那些可怜的小孩？”贝丝急切地问。

“我来拿奶油和松饼。”艾米加上一句，她很英勇地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梅格已经把荞麦煎饼用东西盖住，并且把面包堆到一个大盘子里了。

“我猜你们一定肯的。”马奇太太很满意地笑着说，“你们全都一起去帮我，回来以后我们就吃面包喝牛奶当作早餐，晚餐再补回来。”

她们很快就准备妥当，一行人出发了。

那是一间四壁萧然的陋室，窗子残破，没有炉火，床单也是破破烂烂的。一个生病的母亲、一个啼哭的婴儿，还有一群面容苍白的饥饿小孩，全都挤在一条旧被子下面取暖。

“啊呀，我的天哪！善心的天使来救我们了！”这个可怜的妇人说着，喜极而泣。

“戴着帽兜、戴着手套的怪天使呢！”乔的话把他们全都逗笑了。

几分钟的时间里，那里看起来还真像是有好心的仙子施过魔法一

般：拿木柴过来的汉娜生了火，又用旧帽子和她自己的外衣把破了玻璃的窗子堵上。马奇太太给那位母亲茶和粥，又答应说会帮助她，将她安抚了；她又给小婴儿穿上衣服，动作轻柔得就像是她的孩子一样。这时候，女孩们把桌子摆好，要孩子们围坐在火边，像喂饥饿的小鸟般喂他们吃东西。这顿早餐很快乐，虽然她们一点也没有吃到。当她们离开这家人而留下安慰给他们之后，我相信这座城市里绝对不会有人比这些饥肠辘辘的女孩们更快乐了。她们奉献出自己的早餐，在圣诞节早晨只吃面包喝牛奶，就心满意足了。

“这就是爱邻人胜过爱自己了，我喜欢这样。”梅格说。她们正拿出各自的礼物，母亲则在楼上收拾送给可怜的赫梅尔家的衣服。

礼物看起来不是很豪华，不过这一个个小包裹里却包含了浓浓的爱心，而放在桌子中间的插着红玫瑰、白菊花和拖垂着蔓藤的高高花瓶，为桌子增添了十分优雅的气氛。

“她来了！开始啦，贝丝！开门，艾米！为妈妈欢呼三声！”乔得意扬扬地来回走着，梅格走过去，将母亲领到贵宾席。

贝丝弹起最轻快的进行曲，艾米一把推开门，梅格以庄严肃穆的神态护送着母亲。马奇太太既惊喜又感动，端详了每一件礼物，还看了附在礼物上的纸条，不由地眼中噙满泪水地笑了。她立刻穿上新的室内鞋，把新手帕塞进口袋里，手帕上已经洒了艾米的香水，所以闻起来香喷喷的，玫瑰花也别在她胸前，她还说那双美丽的手套是“绝佳搭配”呢。

圣诞节的晚上，充作包厢的大床上挤了十几个女孩，面前是蓝黄两色的印花布幕，她们都以欢喜的神态满心期待着。布幕后面传来衣物的窸窣声和低声细语，偶尔还会有艾米的吃吃笑声，在当前的刺激状况下，她很容易就激动起来。不久后响起铃声，幕开了，这出“悲歌剧”便开始了。

当这出戏精彩地结束，大家激动的情绪几乎还没有减弱，汉娜就出现了，对她们说，“马奇太太要招待各位，各位小姐请下楼用餐好吗？”